

閱微艸堂筆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姑妄聽之一

觀齊道人撰

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
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
處典籍環繞如獼猴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
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
復折而講考證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
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故已成溧陽
消暑錄等三書復有此集緬昔作者如王仲任應
仲遠引經據古博辨宏通陶淵明劉敬叔劉義慶

簡澹敷言自然妙遠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
不乖於風教若懷挾恩怨顛倒是非如魏泰陳善
之所爲則自信無是矣適盛子松雲欲爲劄劄因
率書數行并於首以多得諸傳聞也遂采莊子之
語名曰姑妄聽之乾隆癸丑七月二十五日觀奔
道人自題

馮御史靜山家一僕忽發狂自擲曰作謠語云我雖落
拓以死究竟是衣冠何物小人傲不避路今懲爾使知靜
山自往視之曰君白晝現形耶幽明異路恐於理不宜
君隱形耶則君能見此輩此輩不能見君又何從而相

避其僕俄如昏睡稍頃而醒則已復常矣門人桐城耿
守愚狷介自好而喜與人爭禮數余嘗與論此事曰儒
者每盛氣凌轢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
所自爲苟道德無媿于聖賢雖王侯擁簪不能榮雖胥
靡販築不能辱可貴者在我則在外者不足計耳如必
以在外爲重輕是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卽辱
與臺僕妾皆可操我之榮辱毋乃自視太輕歟守愚曰
公生長富貴故持論如斯寒士不貧賤驕人則崖岸不
立益爲人所賤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駁之其
爲客氣不待辨卽就其說而論亦謂道德本重不以貧

賤而自屈非毫無道德但貧賤即可驕人也信如君言則乞丐較君爲更貧奴隸較君爲更賤羣起而驕君君亦謂之能立品乎先師陳白崖先生嘗手題一聯於書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論七字可以千古矣

龔集生言乾隆己未在京師寓靈佑宮與一道士相識時共杯酌一日觀劇邀同往亦欣然相隨薄暮歸道士拱揖曰承諸君雅意無以爲酬今夜一觀傀儡可乎入夜至所居室中惟一大方几近邊各具酒果中央則陳一碁局呼童子閉外門請賓四面圍几坐酒一再行道

士拍界尺一聲卽有數小人長八九寸落局上合聲演
劇呦呦嚶嚶音如四五歲童子而男女裝飾音調關目
一一與戲場無異一齣終傳奇以一折爲一齣古無是
字始見吳任臣字彙補註口
讀如尺相沿已久遂不覺然不見又數人落下別演一
齣衆且駭且喜暢飲至夜分道士命童子於門外几上
置雞卵數百白酒數罍戛然樂止惟聞舖啜之聲矣詰
其何術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皆可以役狐狐能大能
小故遣作此戲爲一宵之娛然惟供驅使則可若或役
之盜物役之祟人或攝召狐女薦枕席則天譴立至矣
衆見所未見乞後夜再觀道士諾之次夕詣所居則早

起已携童子去

卜者童西問言昔見有二人對弈一客預點一弈圖如黑九三白六五之類封置笥中弈畢發視一路不差竟不知其操何術按前定錄載開元中宣平坊王生爲李揆卜進取授以一緘可數十紙曰君除拾遺日發此後揆以李珍薦命宰臣試文詞一題爲紫綠盛露囊賦一題爲答吐蕃書一題爲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至酉而成凡塗八字旁注兩句翊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塗注者亦如之是古有此術此人偶得別傳耳夫操管運思臨枰布子雖當局

之人有不能預自主持者而卜者乃能先知之是任我自爲之事尙莫逃定數巧取強求營營然日以心鬪者是亦不可以已乎

烏魯木齊遣犯剛朝榮言有二人詣西藏貿易各乘一

騾山行失路不辨東西忽十餘人自懸崖躍下疑爲夾

壩西番以劫盜爲夾壩猶額魯特之瑪哈沁也

漸近則長皆七八尺身毳毼

有毛或黃或綠面目似人非人語啁啾不可辨知爲妖

魅度必死皆戰慄伏地十餘人乃相向而笑無搏噬之

狀惟挾人於脇下而驅其騾行至一山坳置人於地二

騾一推墮坎中一抽刃屠割吹火燔熟環坐吞噉亦提

二人就坐各置肉於前察其似無惡意方飢困亦姑食之既飽之後十餘人皆捫腹仰嘯聲類馬嘶中二人仍各挾一人飛越峻嶺三四重捷如猿鳥送至官路旁各予以一石瞥然竟去石巨如瓜皆綠松也携歸貨之得價倍於所喪事在乙酉丙戌間朝榮曾見其一人言之甚悉此未知爲山精爲木魅觀其行事似非妖物殆幽巖穹谷之中自有此一種野人從古未與世通耳

漳州產水晶云五色皆備然赤者未嘗見故所貴惟紫別有所謂金晶者與黃晶迥殊最不易得或偶得之亦大如豇豆如瓜種止矣惟海澄公家有一三足蟪可爲

今海澄公黃慶泰曾
任按兵。名未京聞。任
字曾云見之曾占如
公京此坐上惜未聞之
今此公已物其家碑占
積大興未知合例否

扇墜視之如精金鎔液洞澈空明爲希有之寶楊制府
景素官汀漳龍道時嘗爲余言然亦相傳如是未目睹
也姑錄之以廣異聞

陳來章先生余姻家也嘗得一古硯上刻雲中儀鳳形

梁瑤峰相國爲之銘曰其鳴將將乘雲翱翔有嫺之祥

其鳴歸昌雲行四方以發德光時癸巳閏三月也案原

作閏月蓋至庚子爲人盜去丁未先生仲子聞之多方

購得癸丑六月復乞銘於余余又爲之銘曰失而復得

如寶玉大弓孰使之然故物適逢譬威鳳之翀雲翩沒

影於遙空及其歸也必仍止於梧桐故家子孫於祖宗

渠可痛惜

手澤零落棄擲者多矣余嘗見媒媼携玉佩數事云某公家求售外裹殘紙乃北宋槧公羊傳四頁爲悵悵久之聞之於先人已失之器越入故購得又乞人銘以求其傳人之用心蓋相去遠矣

董家莊佃戶丁綿生一子曰二牛又一女贅曹寧爲婿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三寶女亦生一女因住母家遂聯名曰四寶其生也同年同月差數日耳姑嫂互相抱携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結婚姻三寶四寶又甚相愛稍長卽跬步不離小家不知別嫌疑於二兒嬉戲時每指曰此汝夫此汝婦也二兒雖不知爲何語

然聞之則已稔矣七八歲外稍稍解事然俱隨二牛之
母同卧起不相避忌會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歲屢歉
錦夫婦並歿曹寧先流轉至京師貧不自存質四寶於
陳郎中家不知其名惟
即爲江南人二牛繼至會郎中求館僮亦質
三寶於其家而誠勿言與四寶爲夫婦郎中家法嚴每
笞四寶三寶必暗泣笞三寶四寶亦然郎中疑之轉質
四寶於鄭氏或云卽貂
皮鄭也而逐三寶三寶仍投舊媒媼又
引與一家爲館僮久而微聞四寶所在乃夤緣入鄭氏
家數日後得見四寶相持痛哭時已十三四矣鄭氏怪
之則詭以兄妹相逢對鄭氏以其名行第相連遂不疑

此尚得謂之講學
字乎必欲以惡名
歸之理學何公門
戶之見不化也

然內外隔絕僅出入時相與目成而已後歲稔二牛曹
寧並赴京曠子女輾轉尋訪至鄭氏鄭氏始知其本夫
婦意甚憫惻欲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其館師嚴某講
學家也不知古今事異昌言排斥曰中表爲婚禮所禁
亦律所禁違之且有大誅主人意雖善然我輩讀書人
當以風化爲己任見悖理亂倫而不沮是成人之惡非
君子也以去就力爭鄭氏故良懦二牛曹寧亦鄉愚聞
違法罪重皆慙而止後四寶鬻爲選人妾不數月病卒
三寶發狂走出莫知所終或曰四寶雖被迫脅去然毀
容哭泣實未與選人共房幃惜不知其詳耳果其如是

鍾案文卻述
理

則是二人者。天上人間。會當相見。定非一瞬不視者矣。惟嚴某作此惡業。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當無善報。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覬覦四寶。欲以自待耳。若然。則地獄之設。正爲斯人矣。

乾隆戊午。運河水淺。糧艘銜尾。不能進。共演劇賽神。運官皆在方演。判叙記投江一齣。忽扮錢玉蓮者。長跪哀號。淚隨聲下。口喃喃訴。不止語作閩音。啞無一字可辨。知爲鬼附。詰問其故。鬼又不能解人語。或投以紙筆。搖首似道不識字。惟指天畫地。叩額痛哭而已。無可如何。掖於岸上。尚嗚咽跳擲。至人散乃已。久而稍蘇。自云。

只爭此一著否則一
糊塗鬼耳。然則
鬼何不立訴諸城
隍想鬼平忌持
不容擱與越訴耳

閩微菴堂筆記卷十五

七

突見一女子手携其頭自水出駭極失魂昏然如醉以
後事皆不知也此必水府羈魂見諸官會集故出鳴冤
然形影不睹言語不通遣善洒者求尸亦無迹旗丁又
無新失女子者莫可究詰乃連銜具牒焚於城隍祠越
四五日有水手無故自到死或卽殺此女子者神譴之
歟

鄭太守慎人言嘗有數友論閩詩於林子羽頗致不滿
夜分就寢聞筆硯格格有聲以爲鼠也次日見几上有
字二行曰如檄雨古潭暝禮星寒殿開似錢郎諸公都
未道及可盡以爲唐摹晉帖乎時同寢數人書皆不類

數人以外又無人能作此語者知文士爭名死尙未已
鄭康成爲厲之事殆不虛乎

黃小華言西城有扶乩者下壇詩曰策策西風木葉飛
斷腸花謝雁來稀吳娘日暮幽房冷猶著玲瓏白苧衣
皆不解所云乩又書曰頃過某家見新來稚妾鎖閑空
房流落此離自其定命但飢寒可念振觸人心遂惻然
誅此敬告諸公苟無馴獅調象之才勿輕舉此念亦陰
功也請問仙號書曰無塵再問之遂不答按李無塵明
末名妓祥符人開封城陷歿於水有詩集語頗秀拔其
哭王烈女詩曰自嫌予有淚敢謂世無人措詞得體尤

予為時隨任海州每四月間老母必乞假拾麥去蓋長淮以北風俗已似燕齊矣丙辰五月予自易州于後口道經琉璃河婦女遍野如雲皆拾麥者道大雷雨自西北來予疾馳投店宿不知此輩在曠野中又何處避雨也

為作者所稱也

遺秉滯穗寡婦之利其事遠見於周雅鄉村麥熟時婦孺數十為羣隨刈者之後收所殘剩謂之拾麥農家習以為俗亦不復回顧猶古風也人情漸薄趨利若鶩所殘剩者不足給遂頗有盜竊攘奪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間婦女露宿者徧野有數人在靜海之東日暮後趁涼夜行遙見一處有燈火往就乞飲至則門庭華煥僮僕皆鮮衣堂上張燈設樂似乎燕賓遙望三貴人據榻坐方進酒行炙眾陳投止意聞者為白主人頷之俄又呼回似附耳有所囑囑者出一媼悄語

曰此去城市稍遠倉卒不能致妓女主人欲於同來女
伴中擇端正者三人侑酒薦寢每人贈百金其餘亦各
有犒賞媼爲通詞犒賞當加倍媼密告衆衆利得貨慙
愚幼婦應其請遂引三人入沐浴粧飾更衣褰侍客諸
婦女皆置別室亦大有酒食至夜分三貴人各擁一婦
入別院闔家皆滅燭就眠諸婦女行路疲困亦酣卧不
知曉比日高睡醒則第宅人物一無所睹惟野草芃芃
一望無際而已尋覓三婦皆裸露在草間所更衣褰已
不見惟舊衣拋十餘步外幸尙存視所與金皆紙鏹疑
爲鬼而飲食皆真物又疑爲狐或地近海濱蛟螭水怪

所爲歟貪利失身乃祇博一飽想其惘然相對憶此一宵亦大似邯鄲枕上矣先兄晴湖則曰舞衫歌扇儀態萬方彈指繁華總隨逝水鴛鴦社散之日茫茫回首舊事皆空亦與三女子裸露草間同一夢醒耳豈但海市蜃樓爲頃刻幻景哉

烏魯木齊叅將德君楞額言向在甘州見互控於張掖令者甲云造言污蔑乙云事有實證訊其事則二人本中表甲携妻出塞乙亦同行至甘州東數十里夜失道遇一人似貴家僕言此僻徑少人我主人去此不遠不如投止一宿明日指路上官道隨行三四里果有小堡

其人入良久出招手曰官喚汝等入進門數重見一人坐堂上問姓各籍貫指揮曰夜深無宿飯祇可留宿門側小屋可容二人女子令與媼婢睡可也二人就寢後似隱隱聞婦喚聲閤中出視摸索不得門喚聲亦寂誤以爲耳偶鳴也比睡醒則在曠野中急覓婦則在半里外樹下裸體反接髻亂釵橫衣裳挂在高枝上言一婢持燈導至此有華屋數楹婢媼數人俄主人隨至逼同坐拒不肯則婢媼合手抱持解衣縛臂置榻上大呼無應者遂受其污天欲明主人以二物置頸旁屋宇頓失身已卧沙石上矣視頸旁物乃銀三錠各鐫重五十兩

其年號則崇禎其縣名則榆次土蝕黑黧真百年以外鑄也甲戒乙勿言約均分後違約乙怒詬爭其事乃洩甲夫婦雖堅不承然詰銀所自則云拾得又詰婦縛傷則云搔破其詞閃爍疑乙語未必証也令笑遣甲曰於律得遺失物當入官姑念爾貧可將去又瞋視乙曰爾所告如虛則同拾得當同送官於爾無分所告如實則此爲鬼以酬甲婦於爾更無分再多言且咎爾並驅之出以不理理之可謂善矣此與拾麥婦女事相類一以巧誘而以財移其心一以強脅而以財消其怒其揣度人情投其所好伎倆亦畧相等也

天壽令亦重之特
字見耳今昔左
上音房後漢南
見有供御者其
高過於人又有
即鴉鳥也其美則
飛放泊中多有之
宜化黃鼠鼠生心
上見人即立而持
所謂乳鼠也人近
謂身入心其天周
數里孔控多通牽
家不可易浦土人
內甚肥美余聞之
潤峰持至云
碧霞公今仍貴之
光年楊威將軍

金重牛魚即瀋陽鱗鱖魚今尙重之又重天鰲今則不
重矣遼重毗離亦曰毗令那卽宣化黃鼠明人尙重之
今亦不重矣明重消熊棧鹿棧鹿當是以棧飼養今尙
重之消熊則不知爲何物雖極富貴家問此各亦云未
睹蓋物之輕重各以其時之好尙無定準也記余幼時
人參珊瑚青金石價皆不貴今則日昂綠松石碧鴉犀
價皆至貴今則日減雲南翡翠玉當時不以玉視之不
過如藍田乾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爲珍玩價遠出真
玉上矣又灰鼠舊貴白今貴黑紹舊貴長毳故曰豐紹
今貴短毳銀鼠舊比灰鼠價畧貴遠不及天馬今則貴

長文表公收後南

生途遠首張格亦凱

旋時

上賜

御筆千畫定一碧

霞紅身升煙雲一見

平空回驛方略中

鹿尾常食之清陽

尤佳予在清陽時多

聚談云上年山中食

鹿掌白如美膳中有

紅絲一線長甚肥而微

甜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全

幾如紹珊瑚舊貴鮮紅如榴花今則貴淡紅如櫻桃且
有以白類車渠爲至貴者蓋相距五六十年物價不同
已如此況隔越數百年乎儒者讀周禮蜚蠊醬竊疑之
由未達古今異尚耳

八珍惟熊掌鹿尾爲常見駝峯出塞外已罕覩矣

此野駝之

單峯非常駝之雙峯也語詳魏西雜志

猩唇則僅聞其名乾隆乙未閱撫

軍少儀餽余二枚貯以錦函似甚珍重乃自額至頰全

割而腊之口鼻眉目一一宛然如戲場面具不僅兩唇

庖人不能治轉贈他友其庖人亦未識又復別贈不知

轉落誰氏迄未曉其烹飪法也

粵東有未熟上狀
如蜈蚣者可與茶
味家鮮虎人用以
作湯看饌中皆有
之性平和無毒蓋
飲未葉之露而生

李又聘先生言東光畢公偶忘其名官貴州通判征其時遇餉遇寇血戰陣亡者也
嘗奉檄勘苗峒地界士官盛譙歛接賓主各一磁盞杯
置面前士官手捧啟視則貯一蟲如蜈蚣蠕蠕旋動譯
者云此蟲蘭開則生蘭謝則死惟以蘭葉爲食至不易
得今喜值蘭時搜巖剔穴得其正故必獻生表至敬也
旋以鹽末少許灑杯中覆之以盞須臾啟視已化爲水
湛然淨綠瑩徹如琉璃蘭氣撲鼻用以代醃香沁齒頰
半日後尚留餘味惜未問其何名也

西域之果蒲桃莫盛於土魯番瓜莫盛於哈密蒲桃京
師貴綠者取其色耳實則綠色乃微熟不能甚甘漸熟

則黃再熟則紅熟十分則紫甘亦十分矣此福松巖額

駙

名福增格
怡府壻也

鎮關展時爲余言瓜則充貢品者真出哈

密餽贈之瓜皆金塔寺產然貢品亦祇熟至六分有奇
途間封閉包束瓜氣自相鬱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
熟八九分者貯運則蒸而霉爛矣余嘗問哈密國王蘇
來滿額敏和卓之子京師園戶以瓜子種植者一年形味並存
二年味已改惟形粗近三年則形味俱變盡豈地氣不
同歟蘇來滿曰此地土煖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種
於內地固應少減然亦養子不得法如以今年瓜子明
年種之雖此地味亦不美得氣薄也其法當以灰培瓜

子貯於不濕不燥之空倉三五年後乃可用年愈久則愈佳得氣足也若培至十四五年者國王之圃乃有之民間不能待亦不能久而不壞也其語似爲近理然其灰培之法必有節度亦必有宜忌恐中國以意爲之亦未必能如所說耳

裴超然編修言楊勤懋公年幼時往來鄉塾有綠衫女子時乘牆缺窺之或偶避入亦必回眸一笑若與目成公始終不側視一日拾塊擲公曰如此妍皮乃裹凝骨公拱手對曰鑽穴踰牆實所不解別覓不癡者何如女子忽瞠目直視曰汝狡黠如是安能從爾索命乎且待

來生耳散髮吐舌而去自此不復見矣此足見立心端正雖冤鬼亦無如何又足見一代名臣在童稚之年已自樹立如此也

河間王仲穎先生

安溪李文貞公爲先生改字曰仲選然原字行已久無人稱其改字也

名之銳李文貞公之高弟經術湛深而行誼方正粹然古君子也乙卯丙辰間余隨姚安公在京師先生猶官國子監助教未能一見至今悵然相傳先生夜偶至邸後空院拔所種蒹葭下酒似恍惚見人影疑爲盜倏已不見知爲鬼魅因以幽明異路之理厲聲責之聞叢竹中人語曰先生遂於易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人出以盡

鬼出以夜是卽幽明之分人居無鬼之地鬼居無人之地是卽異路焉耳故天地間無處無人亦無處無鬼但不相干卽不妨並育使鬼盡入先生室先生責之是也今時已深更地爲空隙以鬼出之時入鬼居之地旣不炳燭又不揚聲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敬避似己兄矣先生何責之深乎先生笑曰汝詞直姑置勿論自拔藁箴而返後以語門人門人謂鬼旣能言先生又不畏怖何不叩其姓字暫假詞色問冥司之說爲妄爲真或亦格物之一道先生曰是又人與鬼狎矣何幽明異路之云乎

鄭慎人言曩與數友往九鯉湖宿仙遊山家夜涼未寢
出門步月忽輕風冷然穿林而過木葉簌簌棲鳥驚飛
覺有種種花香沁人心骨出林後沿溪而去水禽亦磔
格亂鳴似有所見然凝睇無睹也心知爲仙靈來往次
日尋視林內微雨新晴綠苔如巖步步皆印弓彎又有
跣足之迹然總無及三寸者溪邊泥迹亦然數之約二
十餘人指點徘徊相與嘆異不知是何神女也慎人有
四詩紀之忘留其稿不能追憶矣

慎人又言一日庭花盛開聞婢姬驚相呼喚推窗視之
競以手指桂樹杪乃一蛺蝶大如掌背上坐一紅衫女

予大如拇指翩翩翔舞斯須過牆去鄰家兒女又驚相
呼喚矣此不知爲何怪殆所謂花月之妖歟說此事時
在劉景南家景南曰安知非閨閣遊戲以蓮草花采中
人物縛於蝶背而縱之耶是亦一說慎人曰實見小
人在蝶背有磬控駕馭之狀俯仰顧盼意態生動殊不類
偶人也是又不可知矣

舅氏安公介然言曩隨高陽劉伯綵先生官瑞州聞城
西土神祠有一泥鬼忽仆地又一青面赤髮鬼衣裝面
貌與泥鬼相同壓於其下視之則里中少年某僞爲鬼
狀也已斷脊死矣衆相駭怪莫明其故久而有知其事

者曰某鄰婦少艾挑之爲所冒婦是日往母家度必夜歸過祠前祠去人稍遠乃僞爲鬼狀伏像後待其至而突掩之將乘其驚怖昏仆以圖一逞不虞神之見譴也蓋其婦弟預是謀初不敢告人事定後乃稍稍洩之云介然公又言有狂童蕩婦相遇於河間文廟前調謔無所避忌忽飛瓦破其腦莫知所自來也夫聖人道德侔乎天地豈如二氏之教必假靈異而始信必待護法而始尊哉然神鬼撫呵則理所應有必謂朱錦作會元由於前世修文廟視聖人太小矣必謂數仞宮牆竟無靈衛是又儒者之迂也

三座塔

蒙古名古爾板蘇巴爾漢之營州城

金鑑

檢言

裴文達公之姪婿偶忘其名

有樵者山行遇虎避入石穴中虎

亦隨入穴故嵌空而線曲輾轉內避漸不容虎而虎必欲搏樵者努力強入樵者窘迫見旁一小竇劣足容身遂蛇行而入不意蜿蜒數步忽暗天光竟反出穴外乃力運數石窒虎退路雨穴並聚柴以焚之虎被薰灼吼震岩谷不食頃死矣此事亦足爲當止不止之戒也

金巡檢又言巡檢署中一太湖石高出簷際皴皺瑣駁孔竅玲瓏望之勢如飛動云遼金舊物也考金嘗拆長嶽奇石運之北行此殆所謂卿雲萬態奇峯耶然金以

大定府爲北京今大寧城是也遼興中府金降爲州不
應置石於州治是又疑不能明矣又相傳京師兔兒山
石皆艮嶽故物余幼時尙見之余虎坊橋宅爲威信公
故第廳事東偏一石高七八尺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時
所

賜亦移自兔兒山者南城所有太湖石此爲第一余又
號孤石老人蓋以此云

京師花木最古者首給孤寺呂氏藤花次則余家之青
桐皆數百年物也桐身橫徑尺五寸聳峙高秀夏月庭
院皆碧色惜蠹蛀一孔雨漬其內久而中朽至根竟以

詞係不少

枯槁呂氏宅後售與高太守兆煌又轉售程主事振甲
藤今猶在其架用梁棟之材始能支柱其陰覆廳事一
院其蔓旁引又覆西偏書室一院花時如紫雲垂地香
氣襲衣慕堂孝廉在日慕堂名元龍庚午舉人朱石君之妹婿也與余同受業於董文
公或自宴客或友人借宴客觴詠殆無虛夕迄今四十
餘年再到曾游已非舊主殊深鄰笛之悲倪穉時年尤
嘗爲題一聯曰一庭芳草圍新綠十畝藤花落古香書
法精妙如渴驥怒猊今亦不知所在矣

陳句山前輩移居一宅般運家具時先置書十餘篋於
庭似聞樹後小語曰三十餘年此間不見此物矣視之

閒如或曰必狐也句山掉首曰解作此語狐亦大佳

先祖光祿公康熙中於崔莊設質庫司事者沈玉伯也嘗有提傀儡者質木偶二箱高皆尺餘製作頗精巧逾期未贖又無可轉售遂爲棄物久置廢屋中一夕月明玉伯見木偶跳舞院中作演劇之狀聽之亦咿嚶似度曲玉伯故有膽鴈聲叱之一時迸散次日舉火焚之了無他異蓋物久爲妖焚之則精氣燥散不復能聚或有所憑亦爲妖焚之則失所依附亦不能靈固物理之自然耳

獻縣一令待吏役至有恩殺後眷屬尙在署吏役無一

存問者強呼數人至皆猙獰相向非復曩時夫人憤恚
慟哭柩前倦而假寐恍惚見令語曰此輩無良是其本
分吾望其感德已大誤汝責其負德不又誤乎霍然忽
醒遂無復怨尤

康熙末張歌橋

河間縣地

有劉橫者

廣說去錄以其強悍

居

河側會河水暴漲小舟重載者往往漂沒偶見中流一

婦抱斷櫓浮沉波浪間號呼求救衆莫敢援橫獨奮然

曰汝曹非丈夫哉烏有見死不救者自棹舫艫追三四

里幾覆沒者數竟拯出之越日生一子月餘橫忽病卽

命妻子治後事時尙能行立衆皆怪之橫太息曰吾不

闕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六

起也吾撥溺之夕恍忽夢至一官府吏卒導入官持簿示吾曰汝平生積惡種種當以今歲某日死墮豕身五世受屠割之刑幸汝一日活二命作大陰功於冥律當延二紀今銷除壽籍用抵業報仍以原註死日死緣期限已迫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反促其生故名爾證明使其故今生因果並完矣來生努力可也醒而心惡之未以告人今屆期果病尙望活乎旣而竟如其言此見神理分明毫釐不爽乘除進退恒合數世而計之勿以偶然不驗遂謂天道無知也

鄧蘇仙言有約鄰婦私會而病其妻在家者夙負妻家

錢數千乃遣妻賣還妻欣然往不意鄰婦失期而其妻
乃途遇强暴盡奪衣裙簪珥縛置秣叢皆客作流民莫
可追詰其夫惟俛首太息無復一言人亦不知鄰婦事
也後數年有村媼之子挑人婦女爲媼所覺反覆戒飭
舉此事以明因果人乃稍知蓋此人與鄰婦相聞實此
媼通詞故知之審惟鄰婦姓名則媼始終不肯洩幸不
敗焉

狐所幻化不知其自視如何其互相視又如何嘗於灤
陽消夏錄論之然狐本善爲妖惑者也至鬼則人之餘
氣其靈不過如人耳人不能化無爲有化小爲大化醜

真不可解非聖
人不能知其情狀

爲妍而諸書收遇鬼者其棺化爲宮室可延人入其墓
化爲庭院可留人居其凶終之鬼備諸惡狀者可化爲
美麗豈一爲鬼而卽能然抑有教之者歟此視狐之幻
尤不可解憶在京州路中御者指一山塙曰曩與車數
十輛露宿此山月明之下遙見山半有人家土垣周繞
屋角一一可數明日過之則數家而已是無入之地亦
能自現此象矣明器之作聖人其知此情狀乎

吳僧慧貞言有浙僧立志精進誓願堅苦脇未嘗至席
一夜有艷女窺戶心知魔至如不見聞女變惑萬狀終
不能近禪榻後夜夜必至亦終不能使起一念女技實

此名好勝實易
張亨

遙語曰師定力如斯我固宜斷絕妄想雖然師切利天
中人也知近我則必敗道故畏我如虎狼卽努力得到
非非想天亦不過柔肌著體如抱冰雪媚姿到眼如見
塵土不能離乎色相也如心到四禪天則花自照鏡鏡
不知花月自映水水不知月乃離色相矣再到諸菩薩
天則花亦無花鏡亦無鏡月亦無月水亦無水乃無色
無相無離不離爲自在神通不可思議師如敢容我一
近而真空不染則摩登伽一意皈依不復再擾阿難矣
僧自揣道力足以勝魔坦然許之偃倚撫摩竟毀戒體
懷喪失志佗條以終夫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惟聖人能

慨乎言之并舒
夢周公乃至以國
席堂武後雖痛
恨亦急仰改未

之人以下弗能也此僧中於一潮遂開門揖盜天
自悔可爲遂爲人所不敢爲卒至溺助決裂者皆此僧
也

總督齋扶乩其仙降壇不作詩自署名曰劉仲甫衆不
知爲誰有一國手在側曰是南宋國手著有棋訣四篇
者也因請對弈乩判曰弈則我必負固請乃許乩果負
半子衆曰大仙謙挹欲獎成後進之名耶乩判曰不然
後人事事不及古惟推步與弈棋則皆勝古或謂因古
人所及更復精思故已到竿頭又能進步是爲推步言
非爲弈棋言也蓋風氣日薄人情日巧其傾軋攻取之

余嘗以宋人的一心治水
惟平得萬事必具不
若高清湯敦白師書
極恬靜大不修貼去
反復詰難謂誤著則
不可若竟不著事將
誰任乎此又進一解

術兩機激蕩變幻萬端弔詭出奇不留餘地古人不肯
爲之事往往肯爲古人不敢冒之險往往敢冒古人不
忍出之策往往忍出故一切世事心計皆出古人上弈
棋亦心計之一故宋元國手至明已差一路今則差一
路半矣然古之國手極敗不過一路耳今之國手或敗
至兩路三路是則竭蹶踴躍之勢也問弈竟無常勝法
乎又判曰無常勝法而有常不負法不奔則常不負矣
僕猥以夙慧得作鬼仙世外閒身名心都盡逢場作戲
勝敗何關若當局者角爭得失尙慎旃哉四座有經歷
世故者多喟然太息

杜詩云客子常畏人

名論不刊

季滄洲言有狐居某氏書樓中數十年矣爲整理卷軸驅除強鼠善藏弃者不及也能與人語而終不見其形賓客宴集或虛置一席亦出相酬酢詞氣恬雅而談言微中往往傾其座人一日酒糾宣觴政約各言所畏無理者罰非所獨畏者亦罰有云畏講學者有云畏名士者有云畏富人者有云畏貴官者有云畏善諛者有云畏過謙者有云畏禮法周密者有云畏緘默慎重欲言不言者最後問狐則曰吾畏狐衆譁笑曰人畏狐可也君爲同類何所畏請浮大白狐哂曰天下惟同類可畏也夫既越之人與奚霫不爭地江海之人與車馬不爭

公之閱歷深矣豈可畏
之故知之而仍不知也何
不知不能知也何不能知
曰直

類不同也。凡爭產者必同父之子。凡爭寵者必同夫
之妻。凡爭權者必同官之士。凡爭利者必同市之賈。勢
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雉
驚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間內應亦必以同
類。非其同類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
思狐安得不畏狐乎。座有經厯險阻者多稱其中埋獨
一客酌酒狐前曰。君言誠確。然此天下所同畏。非君所
獨畏。仍宜浮大白。乃一笑而散。余謂狐之罰觴應減其
半。蓋相礙相軋。天下皆知之。至伏肘腋之間而爲心腹
之大患。託水乳之契而藏鉤距之深謀。則不知者或多

知

滄州李媪余乳母也其子曰桂兒言昔往海上放青時

海濱空曠之地茂草叢生土人驅生馬往牧謂之放青

有竈丁夜方寢

海上煮鹽之戶謂之

竈聞室內窸窣有聲時月明穿牖諦視無人以爲蟲鼠

類也俄聞人語嘈雜自遠而至有人連呼曰竈入此屋

矣疑訝間已到窓外扣窓問曰某在此乎室內泣應曰

在又問留汝乎泣應曰留又問汝同牀乎別宿乎泣良

久乃應曰不同牀誰肯留也窓外頓足曰敗矣忽一婦

大笑曰我度其出投他所人必不相饒汝以爲未必今

竟何如尚有面自携歸乎此語之後惟聞索索人行聲

不聞再語旣而婦又大笑曰此尙不決汝爲何物乎扣
憲呼竈丁曰我家逃婢投汝家旣已留宿義無歸理此
非爾脅誘老奴無詞以警汝卽或警汝有我在老奴無
能爲也爾等且寢我去矣穴紙私窺闐然無影回顧枕
畔則一艷女橫陳且喜且駭問所自來言身本狐女爲
此家狐買作妾大婦妬甚日日加捶楚度不可住逃出
求生所以不先告君者慮恐怖不留必爲所執故踰伏
牀角俟其追至始冒死言已失身冀或相捨今幸得脫
願生死隨君竈丁慮無故得妻或爲人物色致有他虞
女言能自隱形不爲人見頃縮身爲數寸君頓忘耶遂

留爲夫婦親操井臼不異貧家竈丁竟以小康柱兒於
竈丁爲外兄故知其審李媼說此事時云女尙在今四
十餘年不知如何矣此婢遭逢患難不辭詭語以自污
可謂鋌而走險然旣已自污則其夫留之爲無理其嫡
去之爲有詞此冒險之計實亦決勝之計也婢亦黠矣
哉惟其夫初旣不顧其後後又不爲之所使此婢援絕
路窮至一決而橫潰又何如度德量力早省此一舉歟
老儒周懋官口操南音不記爲何許人久困名場流離
困頓嘗往來於周西塋何華峯家華峯本亦姓周或二
君之族歟乾隆初余尙及見之迂拘拙鈍古君子也每

應試或以筆畫小誤被貼或已售而以一二字被落亦有過遭吹索如題目寫曰字偶稍狹卽以誤作日字貼寫已字末筆偶鋒尖上山卽以誤作已字貼尤抑鬱不平一日焚牒文昌祠訴平生未作過惡橫見沮抑數日後夢朱衣吏引至一殿神據案語曰爾功名坎坷遽瀆明神徒挾怨尤不知因果爾前身本部院吏也以爾狡黠舞文故罰爾今生爲書癡毫不解事以爾好指摘文牒雖明知不誤而巧詞鍛鍊以挾制取財故罰爾今生處處以字畫見斥因指簿示之曰爾以曰字見貼者此官前世乃福建駐防音德布之妻老節婦也因咨文寫

音爲殷譯語詰聲本無定字爾反覆駁詰來往再三使
窮困孤嫠所得建坊之金不足供路費爾以己字見貼
者此官前世以知縣起服本歷俸一年零一月爾需索
不遂改其文三字爲五一字爲十又以五年零十月核
計應得別案處分比及辨白坐原文錯誤已沉滯年餘
業報牽纏今生相遇爾何冤之可鳴歟其他種種皆有
夙因不能爲爾備陳亦不可爲爾預洩爾宜委順無更
嘵嘵儼其不信則緇袍黃冠行且有與爾爲難者可了
然悟矣語訖揮出霍然而醒殊不解緇袍黃冠之語時
方寓佛寺因遷徙避之至乙卯鄉試闈中已擬第十三

二場僧道拜父母判中有長揖君親字蓋用傳奕表不
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語也考官以爲疵累竟斥落方
知神語不誣此其館步丈陳謨家

名登廷舉強人自詳
自製遺庫郎中

述於步丈者後不知所終殆坎塲以歿矣

虞倚帆待詔言有選人張某携一妻一婢至京師僦居
海豐寺街歲餘妻病歿又歲餘婢亦暴卒方治柩忽似
有呼吸旣而目睛轉動已復蘇呼選人執手泣曰一別
年餘不意又相見選人駭愕則曰君勿疑謔語我是君
婦借婢尸再生也此婢雖侍君巾櫛恒鬱鬱不欲居我
下商於妖足以術麗我我遂發病死魂爲術者收瓶中

願以符咒埋尼菴墻下局促昏暗苦狀難言會尼菴墻
圯掘地重築圻者刷土破瓶我乃得出茫茫昧昧莫知
所往伽藍神指我訴城隍而行魘法者皆有邪神爲城
社輾轉撐拄獄不能成達於東嶽乃捕逮術者鞫治得
狀拘婢付泥犁我壽未盡尸已久朽故判借婢尸再生
也闔家悲喜仍以主母事之而所指作魘之尼則謂選
人欲以婢爲妻故詐死片時造作斯語不顧陷人於重
辟洵洵欲訐訟事無實證懼于妖妄罪遂諱不敢言然
倚帆營私叩其僮僕具道婦再生後述舊事無纖毫差
其語音行步亦與婦無纖毫異又婢拙女紅而婦善刺

余受業弟子張子
偉後村隱慧誠
萬年二十餘竟天
其歸葬以身殉家
人防守甚嚴越數
日卒乘間吞金環
而墮此嘉慶甲戌
年事也其家未報
官請旌予常懷
之烈婦性忠忘死
聊記以存其跡

繡有舊所製履未竟補成其半宛然一手則似非僞託
矣此雍正末年事也

范蘅洲

山陰人名家祖甲戌進士官柳州府知府

之姪女未婚殉節吞金環

不死卒自投於河曾太守

嘉祥人曾子裔也偶忘其名

之女以救母

並焚死其事迹始末當時皆了了知之今四十餘年不
能舉其詳矣奇聞易記庸行易忘固事理之常歟附存
姓氏冀不泯幽光孔子家語載弟子七十二人固不必
一一皆具行實爾

蘅洲言其鄉某甲甚朴愿一生無妄爲一日晝寢夢數
役持牒攝之去至一公署則冥王坐堂上鞠以謀財殺

某乙某乙至亦執甚堅蓋某乙自外索逋歸天未曙趁
涼早發遇數人見腰纏纍然共擊殺之携貲遁棄尸岸
旁某甲適棹舫航過見尸大駭視之識爲某乙尙微有
氣因屬鄰里抱置舟上欲送之歸某乙垂絕忽稍蘇張
目見某甲以爲衆奪財去某甲獨載尸棄諸江也故魂
至冥司獨訟某甲冥王檢籍云盜爲某某非某甲某乙
以親見固爭冥吏又以冥籍無誤理與某乙固爭冥王
曰冥籍無誤論其常也然安知千百萬年不誤者不偶
此一誤乎我斷之不如人質之也更言之不如囚證之
也故拘某甲某甲具述載送意照以業鏡如所言某乙

乃悟某甲初竊怪誤拘冥王告以故某甲亦悟遂別治
某乙獄而送某甲歸夫折獄之明決至冥司止矣案牘
之詳確至冥司亦止矣而冥王若是不自信也又若是
不憚煩也斯冥王所以爲冥王歟

仲尼不爲已甚豈僅防矯枉過直哉聖人之於民也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夫民未嘗不畏死至
知必死乃不畏至不畏死則無事不可爲矣小時聞某
大姓爲盜劫懸賞格購捕半歲餘悉就執亦俱引伏而
大姓恨盜甚以多金賂獄卒百計苦之至足不躡地脅
不到席束縛不使如廁穽中蛆蟲蠕蠕嘬股髀惟不絕

飲食使勿速死而已盜恨大姓甚私計強劫得財律不分首從斬輪姦婦女律亦不分首從斬二罪從一科斷均歸一斬萬無加至磔裂理乃於庭鞠時自供徧汚其婦女官雖不據以錄供而眾口堅執衆耳共聞迄不能滅此語不善大姓者又從而附會謂盜已論死足蔽罪而不惜多金又百計苦之其銜恨次骨正以此人言籍籍亦無從而辨此疑遂大爲門戶玷悔已無及夫劫盜駢戮不能怨主人卽拷掠追訊桎梏幽繫亦不能怨主人法所應受也至虐以法外則其志不甘擲石擊石力過猛必激而反取一時之快受百世之污豈非已甚之

故乎然則聖人之所慮遠矣

霍養仲言雍正初東光有農家粗具中人產一父有劫盜不堪搜財物惟就衾中曳其女掖入後圍仰縛曲項老樹上蓋其意本不在劫也女哭置客作高斗睡圍中聞之躍起挺刃出與鬪盜盡披靡女以免女悲憤泣涕不語不食父母覓譬終不解窮詰再三始出一語曰我身裸露可令高斗見乎父母喻意竟以妻斗此與楚鍾建事適相類然斗始願不及此徒以其父病主爲醫藥及死爲棺斂葬以隙地而招其母司炊煮故感激出死力耳羅大經鶴林玉露載詠朱亥詩曰高論唐虞儒者

事負君寶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
恩至哉言乎

太白詩曰徘徊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相親不如
不相見此爲冶游言也人家夫婦有睽離阻隔而日日
相見者則不知是何因果矣郭石洲言中州有李生者
娶婦旬餘而母病夫婦更番守侍衣不解結者七八月
母歿後謹守禮法三載不內宿後貧甚同依外家外家
亦僅僅溫飽屋宇無多掃一室留居未匝月外姑之弟
遠就館送母來依姊無室可容乃以母與女共一室而
李生別榻書齋僅早晚同案食耳閱兩載李生入京規

進取外舅亦携家就幕江西後得信云婦已卒李生意氣懊喪益落拓不自存仍附舟南下覓外舅外舅已別易主人隨往他所無所棲託姑賣字餬口一日市中遇雄偉丈夫取視其字曰君書大好能一歲三四千金爲人書記乎李生喜出望外卽同登舟烟水迷茫不知何處至家供張亦甚盛及觀所屬筆札則綠林豪客也無可如何姑且依止慮有後患因詭易里籍姓名主人性豪侈聲伎滿前不甚避客每張樂必召李生偶見一姬酷肖其婦疑爲鬼姬亦時時目李生似曾相識然彼此不敢通一語蓋其外舅江行適爲此盜劫見婦有姿首

併掠以去外舅以爲大辱急市薄櫓詭言女中傷死爲
爲哭斂載以歸婦憚死失身已充盜後房故於是相遇
然李生信婦已死婦又不知李生改姓名疑爲貌似故
兩相失大抵三五日必一見見慣亦不復相目矣如是
六七年一日主人呼李生曰吾事且敗君文士不必與
此難此黃金五十兩君可懷之藏某處叢荻間候兵退
速覓漁舟返此地人皆識君不慮其不相送也語訖揮
手使急去伏匿未幾聞闐然格鬪聲旣而聞傳呼曰盜
已全隊揚帆去且籍其金帛婦女時已曛黑火光中窺
見諸樂伎皆披髮肉袒反接繫頸以鞭杖驅之行此姬

亦在內驚怖戰慄使人心惻明日島上無一人癡立水
次良久忽一人棹小舟呼曰某先生耶大王故無恙且
送先生返行一日夜至岸懼遺物色乃懷金北歸至則
外舅已先返仍住其家貨所携漸豐裕念夫婦至相愛
而結褵十載始終無一月共枕席今物力稍充不忍終
以薄槨葬擬易佳木且欲一諳其遺骨亦夙昔之清外
舅力沮不能止詞窮吐實急兼程至豫章冀合樂昌之
鏡則所俘樂伎分賞已久不知流落何所矣每回憶六
七年中咫尺千里輒惘然如失又回憶被俘時縲紲鞭
笞之狀不知以後摧折更復若何又輒腸斷也從此不

娶聞後竟爲僧戈芥舟前輩曰此事竟可作傳奇惜末
無結束與桃花扇相等雖曲終不見江上峯青綿邈含
情正在烟波不盡究未免增人悵悵耳

金可亭言

此浙江金孝廉名嘉炎與金大司農同姓同號各自一人

有趙公者官監

司晚歲家居得一婢曰紫桃寵專房他姬莫當夕紫桃
亦婉孌善奉事呼之必在側百不一失趙公固聰察疑
有異於枕畔固詰紫桃自承爲狐然夙緣當侍公與公
無害暱愛久亦弗言家有園亭一日立兩室間呼紫桃
則兩室各一紫桃出乃大駭紫桃謝曰妾分形也偶春
日策杖郊外逢道士與語甚有理致情頗洽問所自來

曰爲公來公本謫仙限滿當歸三島今金丹已爲狐所盜不可復歸再不治慮壽限亦減僕公舊侶故來視公趙公心知紫桃事遂同歸道士踞坐廳事索筆書一符曼聲長嘯邸中紛紛擾擾有數十紫桃容色衣飾無毫髮差跪庭院皆滿道士呼真紫桃出衆相顧曰無真也又呼最先紫桃出一女叩額曰婢子是道士叱曰爾盜趙公丹已非又呼朋引類務敗其道何也女對曰是有二故趙公前生煉精四五百年元關堅固非更番迭取不能得然趙公非碌碌者見衆美選進必覺爲蠱惑斷不肯納故終始共幻一形匿其迹也今事已露願散去

道士揮手令出顧趙公太息曰小人獻媚旅進君子弗受也一小人伺君子之隙投其所尙衆小人從而陰佐之則君子弗覺矣易姤卦之初六一陰始生其象爲繫于金柅柅以止車示當止也不止則履霜之初卽堅冰之漸浸假而剝卦六五至矣今日之事是之謂乎然苟無其隙雖小人不能伺苟無所好雖小人不能投千金之堤潰於蟻漏有罅故也公先誤涉旁門欲講容成之術旣而耽玩豔冶失其初心嗜慾日深故妖物乘之而麀集麀因自起於彼何尤此始此終固亦其理驅之而不譴蓋以是耳吾來稍晚於公事已無益然從此歸心

清靜猶不矢作九十翁再三珍重譬然而去趙公後果
壽八十餘

哈密屯軍多牧馬西北深山中屯弁或往考牧中途恒
憩一民家王翁或具瓜果意甚恭謹久漸款洽然竊怪
其無鄰無里不圃不農寂歷空山作何生計一日偶詰
其故翁無詞自解云實蛻形之狐問狐喜近人何以僻
處狐多聚族何以獨居曰修道必世外幽棲始精神堅
定如往來城市則嗜慾日生難以煉形服氣不免於媚
人採補攝取外丹儻所省過多終于天律至往來壙墓
種類太繁則踪跡彰明易招弋獵尤非遠害之方故均

不爲也屯弁喜其朴誠亦不猜懼約爲兄弟翁亦欣然
因出便旋循牆環視翁笑曰凡變形之狐其室皆幻蛻
形之狐其室皆真老夫尸解以來久歸人道此並葺茅
伐木手自經營公毋疑如海市也他日再往屯軍告月
明之夕不睹人形而石壁時現二人影高並丈餘疑爲
鬼物欲改牧厥屯弁以問此翁曰此所謂木石之怪夔
罔兩也山川精氣翕合而生其始如泡露久而漸如烟
霧久而凝聚成形尙空虛無質故月下惟見其影再百
餘年則氣足而有質矣二物吾亦嘗見之不爲人害無
庸避也後屯弁洩其事狐遂徙去惟二影今尙存焉此

哈密徐守備所說徐云久擬同屯弁往觀以往返須數日尙未暇也

烏魯木齊牧廠一又大風雨馬驚逸者數十匹追尋無迹七八日後乃自哈密山中出知爲烏魯木齊馬者馬有火印故也是地距哈密二十餘程何以不十日卽至知穹谷幽巖人迹未到之處別有捷徑矣大學士溫公遣臺軍數輩裹糧往探皆糧盡空返終不得路或曰臺軍憚路遠在近山逗遛旬日詭云已往或曰臺軍憚伐山開路勞又憚移臺般運費故諱不言或曰自哈密開展至迪化

即烏魯木齊之城
名今因爲州名

人烟相接村落市廛到傳

館舍如內地又沙平如掌改而山行則路既峻阻地亦
荒涼事事皆不適故不願或曰道途旣滅大半則臺軍
之額驛馬之數以及一切轉運之費皆應減大半於官
吏頗有損故陰掣肘是皆不可知然七八日得馬之事
終不可解或又爲之說曰失馬譴重司牧者以牢醴禱
山神神驅之故馬速出非別有路也然神能驅之行何
不驅之返乎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幼時家在衛河側一日晨起聞兩
岸呼噪聲時水暴漲疑河決踉蹌出視則河中一羊頭
昂出水上巨如五斗栲栳急如激箭順流向北去皆曰

羊神過余謂此蛟螭之類首似羊也埤雅載龍九似亦稱首似牛云

居衛河側者言河之將決中流之水必凸起高於兩岸然不知其在何處也至棒椎魚集於一處則所集之處不一兩日潰矣父老相傳驗之百不失一棒椎魚者象其形而名平時不知在何所網釣亦未見得之者至河暴漲乃廬至護隄者見其以首觸岸如萬杵齊築則決在斯須間矣豈非數哉然唐堯洪水天數也神禹隨刑則人事也惟聖人能知天惟聖人不委過于天先事而緇繆後事而補救雖不能消弭亦必有所挽回

閔微直堂筆記卷十五

壽

先會祖母王太夫人八旬時賓客滿堂奴子李榮司茶酒竊滄酒半罌匿房內夜歸將寢聞罌中有斝聲怪而撼之罌中忽語曰我醉欲眠爾勿擾知爲狐魅怒而極撼之斝益甚探手引之則一人首出罌口漸巨如斗漸巨如栲栳批其頰則掉首一搖連罌旋轉砰然有聲觸甕而碎已涓滴不遺矣榮頓足極罵聞梁上語曰長孫無禮長孫榮之小名也許爾盜不許我盜耶爾旣惜酒我亦不勝酒今還爾據其項而嘔自頂至踵淋漓殆徧此與余所記西城狐事相似而更惡作劇然小人貪冒無一事不作姦稍料理之未爲過也

安州陳大宗伯宅在孫公園

其後廢墟卽孫退谷之業

後有樓殿

雜物云有狐居然不甚露形聲也一日聞似相詬詈忽

亂擲牙牌於樓下琤琤如雹數之得三十一扇惟闕二

四一扇耳二四么二牌家謂之至尊

以合爲九數故也

得者爲

大捷疑其爭此二扇怒而拋棄歟余兒時曾親見之杜

工部大呼五白韓昌黎博塞爭財李習之作五木經楊

大年喜葉子戲偶然寄興借此消閒名士風流往往不

免乃至元邱校尉亦復沿波余性迂疎終以爲非雅戲

也

蔣心餘言有客赴人遊湖約至則畫船簫鼓紅裙而侑

酒者諦視乃其婦也去家二千里不知何流落到此懼
爲辱噤不敢言婦乃若不相識無恐怖意亦無慚愧意
調絳度曲引袖飛觴情如也惟聲音不相似又婦笑好
掩口此妓不然亦不相似而右腕紅痣如粟顆乃復宛
然大惑不解草草終筵將治裝爲歸計俄得家書婦半
載前死矣疑爲見鬼亦不復深求所親見其意態殊常
密詰再三始知其故咸以爲貌偶同也後聞一遊士來
往吳越間不事干謁不通交游亦無所經營貿易惟携
姬媵數輩閉門居或時出一二人屬媒媼賣之而已以
爲販鬻婦女者無與人事莫或過問也一日意甚匆遽

急買舟欲赴天目山求高行僧作道場僧以其疏語掩
抑支離不知何事又有本是佛傳當求佛佑仰藉慈雲
之庇庶寬雷部之刑語疑有別故還其襪施謝遣之至
中途果殞於雷後從者微洩其事曰此人從一紅衣番
僧受異術能持咒攝取新斂女子尸又攝取妖狐淫鬼
附其尸以生卽以自侍再有新者卽以舊者轉售人獲
利無算因夢神責以惡貫將滿當伏天誅故懺悔以求
免竟不能也疑此客之婦卽爲此人所攝矣理藩院尙
書留公亦言紅教喇嘛有攝名婦女術故黃教斥以爲
魔云

外祖安公前母安太夫人父也歿時家尙盛諸舅多以金寶殉或陳璠璵之戒不省又築室墓垣外以數壯夫邏守柝聲鈴聲徹夜相答或曰是樹幟招盜也亦不省既而果被發蓋盜乘守者晝寢衣青蓑踰垣伏草間故未覺其入至夜以椎鑿破棺柝二擊則亦二椎柝三擊則亦三椎故轉以擊柝不聞聲伏至天欲曉鈴柝皆息乃踰垣遁故未覺其出一含珠巨如龍眼核亦裂頰取去先聞之也告官大索未得問諸舅同夢外祖曰吾風生負此三人財今取償捕亦不獲惟我未嘗屠割彼而橫見酷虐刃剗斷我頤是當受報吾得直於冥司矣後

月餘獲一盜果取珠者珠爲尸氣所蝕已青黝不值一錢其二盜灼知姓名而千金購捕不能得則夢語不誣矣

表叔王月阡言近村某甲買一妾兩月餘逃去其父反以妬殺焚尸訟會縣官在京需次時逃妾構訟事與此類觸其舊憤窮治得誣狀計不得逞然堅不承轉鬻蓋無誘逃實證難於究詰妾卒無蹤某甲婦弟住隔縣婦歸寧聞弟新納妾欲見之妾閉戶不肯出其弟自曳之來一見卽投地叩額稱死罪正所失妾也婦弟以某甲舊妾不肯納某甲以曾侍婦弟亦不肯納鞭之百以配

老奴竟以鬻婢終焉夫富室構訟詞連帷簿此不能旦夕結也而適值是縣官女子轉鬻深匿閨幃此不易物色求也而適值其婦弟機械百端可云至巧烏知造物更巧哉

門人葛觀察正華吉州人言其鄉有數商驅騾綱行山間見樵徑上立一道士青袍襪笠以塵尾招其中一人曰爾何姓各具以對又問籍何縣曰是爾矣爾本謫仙今限滿當歸紫府吾是爾本師故來導爾爾宜隨我行此人私念平生不能識一字魯鈍如是不應爲仙人轉生臣父母年已高亦無棄之求仙理堅謝不往道士太

具此一念妖物不能侵并同行者亦發

福故者為至德

曾子大孝也而孔子曰魯非魯不能成其孝

卽是有緣有能隨我行。者乎。千載一遇不可失也。眾亦
 疑駭無應者。道士拂然去。眾至逆旅。以此事告人。或云
 仙人接引不去。可惜。或云恐或妖物不去。是有好事者。
 次日循樵徑探之。甫登一嶺。見草間殘骸狼藉。乃新破
 虎食者也。惶遽而返。此道士殆虎假歟。故無故而致非
 常之福。貪冒者所喜。明哲者所懼也。無故而作非分之
 想。僥倖者其偶。顛越者其常也。謂此人之智鈍。正此人
 之聰明可矣。

宋人詠蟹詩曰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借

公深惡此輩故
言之痛切若此
窮形盡相直以
錢鼎然一屏諸生
古今來家激要
挾者習以爲常
我何見之也

寓宋劭之貪婪必敗也然他物供庖厨一死焉而已惟
蟹則生投釜甑徐受熬煎由初沸至熟至速亦逾數刻
其楚毒有求死不得者意非夙業深重不墮是中相傳
趙公宏燮官直隸巡撫時時直隸尚
未設總督一夜夢家中已死

僮僕媼婢數十人環跪階下皆叩額乞命曰奴輩生受
豢養恩而互結朋黨蒙蔽主人久而枝蔓牽纏根柢膠
固成牢不可破之局卽稍有敗露亦衆口一音巧爲解
結使心知之而無如何又久而陰相掣肘使不如衆人
之意則不能行一事坐是罪惡墮入水族使世世怪湯
鑊之苦明日主人供膳蟹卽奴輩後身乞見赦宥公故

口吻畢肖

仁慈天曙以夢告司庖飭舉蟹投水且爲禮懺作功德時霜蟹肥美使宅所供尤精選膏腴奴輩皆竊笑曰者翁狡獪造此語怖人耶吾輩豈受汝給者竟效校人之烹而以已放告又乾沒其功德錢而以佛事已畢告趙公竟終不知也此輩作姦固其常態要亦此數十僮僕婢媼者留此錮習適以自戕請君入薌此之謂歟

高唐神女事曰他人夢見我我固不得知我夢見他人又烏知之屏王自幻想神女寧幽期如何巫山上雲雨今猶疑足爲瑤姬雪謗然實有見人之夢者奴子李

星嘗月夜村外納涼遙見鄰家少婦掩映琅林間以爲
守圃防盜恐其翁姑及夫或同在不敢呼與語俄見其
循塍西行半里許入秫叢中疑其有所期會益不敢近
僅遠望之俄見穿秫叢出行數步阻水而返癡立良久
又循水北行百餘步阻泥濘又返折而東北入豆田詰
屈行顛躓者再知其迷路乃遙呼曰幾嫂深夜往何處
迤北更無路且陷淖中矣婦回顧應曰我不能出幾郎
可領我還急赴之已無睹矣知爲遇鬼心驚骨慄狂奔
歸家乃見婦與其母坐門外墻下言適紡倦睡去夢至
林野中迷不能出問幾郎在後喚我乃霍然醒與星所

見一一相符蓋疲繭之極神不守舍真陽飛越遂至離魂魂與形離是卽鬼類與神識起滅自生幻象者不同故人或得而見之獨孤生之夢遊正此類耳

有州牧以貪橫伏誅既死之後州民喧傳其種種冥報至不可殫書余謂此怨毒未平造作訛言耳先兄晴湖則曰天地無心視聽在民民言如是是亦可危也已

里媼遇飯食凝滯者卽以其物燒灰存性調水服之余初斥其妄然亦往往驗審思其故此皆油膩凝滯者也蓋油膩先凝物稍過多則遇之必滯凡藥物入胃必湊其同氣故某物之灰能自到某物凝滯處凡油膩得灰

卽解散故灰到其處滯者自行猶之以灰浣垢而已若
脾弱之凝滯胃滿之凝滯氣鬱之凝滯血瘀痰結之凝
滯則非灰所能除矣

烏魯木齊軍校王福言曩在西寧與同隊數人入山射
生遙見山腰一番婦獨行有四狼隨其後以爲狼將搏
噬番婦未見也共相呼噪番婦如不聞一人引滿射狼
乃誤中番婦倒擲墜山下衆方驚悔視之亦一狼也四
狼則已逸去矣蓋妖獸幻形誘人而陷不幸遭殲也豈
惡貫已盈若或使之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